

考古中国

LINGNAN WANGGUO

岭南王国

南越王墓

岳南 著

搜寻之谜

披露中国考古大发现的惊世之作
象岗山现神秘坑洞 丝缕玉衣尸骨尚存

帝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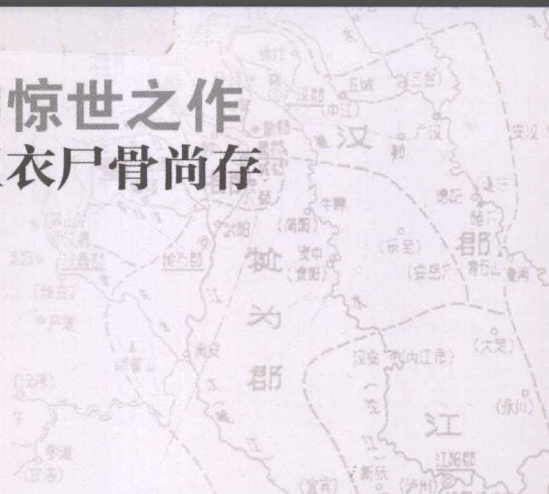
虎节

撼世

越秀长眠故国君主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远古中国】

LINGNAN WANGGUO

岭南王国

南越王墓搜寻之谜

岳南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2013·01·沈阳

© 岳南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岭南王国:南越王墓搜寻之谜/岳南著. —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2013.1
(考古中国)
ISBN 978-7-5470-2166-8

I. ①岭… II. ①岳…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8899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5mm×230mm

字数:260千字

印张:16

出版时间:2013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策划:李英健 王亦言

责任编辑:李文天

封面设计:郭海

版式设计:张莹

责任校对:杨顺

ISBN 978-7-5470-2166-8

定价:29.8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邮购热线:024-23284050

传真:024-23284521

E-mail: vpc_tougao@163.com

腾讯微博: <http://t.qq.com/wjcbgs>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024-23284452

目 录

序章 千年隐秘 001

- 第一章 端倪初露 006
- 石板下，一个黑乎乎的洞穴
地宫内，一扇倒塌的石门
夜幕中，一个身影钻出墓室
速向北京拍发电文

第二章 进入地宫 023

- 国务院领导的批示
考古人员云集象岗
解开木车移动之谜
大音有声
宴乐场所神秘的主人

第三章 南征百越 051

- 血战岭南
史禄与灵渠的开凿
岭南“通衢”

第四章 珍宝灿烂 070

- 悬空发掘与虎节面世
造型独特的铠甲
象岗纸——蔡伦之前的纸

平地起惊雷
猛士如云唱大风
丧钟为秦而鸣
四面楚歌动垓下

第二道石门轰然洞开
墓主棺椁今安在
玉器之最
发现丝缕玉衣
墓主的死亡年龄
镇墓之宝

岭南割据
犄角之势
划岭而治
出使南越
南越国臣服

神奇的龟钮金印
凄惨的殉人制度
七名女人之死
“蕃禺少内”与乘舆之谜
南越王墓的形制

第九章 南越国的兴亡

207

五岭起烽烟

血溅长安城

汉越罢兵再言和

南天支柱轰然倒塌

危机四伏南越国

历史的终结

第十章 余波不绝

233

令人费解的谜团

最后的秘境

鸣谢

250

序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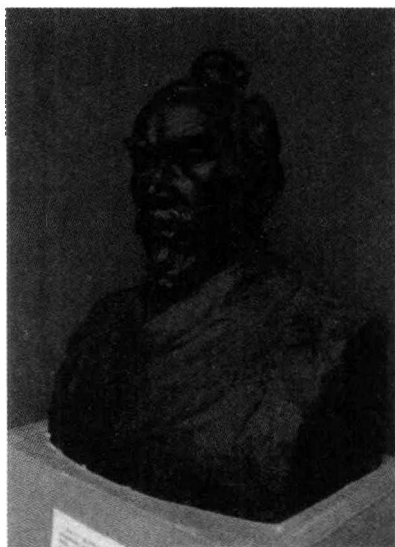
千年隐秘

西汉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深秋，割据岭南万里之地的南越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代开国雄主、南越王赵佗，终于走完了100多个春秋的生命历程，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抛下了为之经营、奋斗长达80余年的恢宏基业，撒手归天。

这位被誉为“南天支柱”的南越王轰然倒下，使南越国朝野上下，顿时陷入了巨大的惊恐和悲恸之中。继位的次孙赵昧强忍哀痛，在纷乱的事务与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召来忠诚的臣僚、丞相吕嘉密议，为其祖父——南越国的缔造者赵佗，举行了自开国以来规模最为隆重，也最为特殊、隐秘的盛大葬礼。

早在此前的若干时日，素以英武刚毅、老谋深算著称的南越王赵佗，不知是出于对自己亲手创立的这个王国前途未卜的忧虑，还是出于对盗墓者的恐惧，就在他处理着一件件政务的同时，也对身后之事作了周密的安排。他让自己的心腹重臣、丞相吕嘉，挑选一批得力的人马，在南越国都城番禺郊外的禺山、鸡笼岗、天井等连岗接岭的广袤地带，秘密开凿疑冢数十处，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藏身之所，以让后人难辨真伪而不遭盗掘。

现在，赵佗已魂归西天。根据祖父临终前的密嘱，赵昧与吕嘉以及几位心腹臣僚在作了周密严谨的布置后，于国葬之日，派出重兵将整个城郊的连岗接岭处包围得密不透风。稍后，无论是規制、还是规模都极为相似的灵柩，同时从都城



◎ 赵佗像



番禺的四门运出，行进的送葬队伍在灵幡的导引下，忽左忽右，忽进忽退，左右盘旋，神秘莫测。当运出的灵柩全部被安葬完毕后，除赵昧和身边的几个重要亲近大臣外，世人无一知晓盛放赵佗遗体的灵柩以及陪葬的无数瑰宝珍玩到底秘藏于何处。

就在赵佗谢世 26 年后的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历时 93 年的南越国，在汉武帝 10 万水陆大军的强攻下，宣告灭亡。

曾盛极一时、威震万里边陲的南越国，在西汉一统的华夏版图上消失了。但是，关于南越在立国近一个世纪中发生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以及那些愉快或忧伤的故事，并未在世人的记忆中消失。尤其令后人格外关切和念念不忘的是，南越王赵佗以及他子孙的墓葬连同陪葬的无数奇珍异宝到底匿藏于何处？

随着新的历史格局的形成和变迁，一个探寻和盗掘南越王墓的新时机也随之到来。于是，那些一心想着发鬼魂之财的各色人等，很快便坠入寻掘陵墓的征途之中，他们借着当年南越国遗老遗少留下的种种传闻以及史书秘籍显露的蛛丝马迹，踏遍了南越国故都番禺城外的白云山、越秀山以及四周方圆数百里的无数山岗野岭，企图探查到南越王的真正葬所。遗憾的是，这些人无不枉费心机，空手而归。

恍惚间，许多年过去了，尽管世人对探寻南越王墓、掘冢觅宝的欲望未减，痴心不改，但南越王赵佗及他后世子孙的亡魂，仍安然无恙地匿藏在山野草莽的隐秘之处，未露半点峥嵘。

斗转星移，岁月如水，历史在几度翻云覆雨的流变中敲响了大汉王朝的丧钟，在这丧钟敲响时那洪大凄凉的噪声中，一个由魏、蜀、吴三国争雄、狼烟四起的新时代随之到来。就在这新一轮大拼杀、大动荡、大折腾的格局中，一次看似意外的事件，引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最为凶悍的寻掘南越王墓的狂飙。

吴黄武四年（225 年）春，称帝不久的吴主孙权，为纪念先父含辛茹苦创下的江东基业和施给后世子孙的福禄恩泽，突发慈悲之心，诏令治下臣民广修孙坚庙，以示永久的纪念与膜拜之情。诏令既出，举国响应，各地臣僚政客无不各显神通，争先恐后地开始行动起来。隶属于东吴版图之内、统治长沙地区的臣僚同样不敢怠慢，想尽招数，倾尽财力以应上谕。由于此时的长沙尚处于偏乡僻壤、地瘠民贫的穷困境地，致使臣

僚们虽竭尽全力以图主子的褒奖，但终因规模庞大的孙坚庙费工颇多，耗资巨大，加之时间紧迫而感到举步维艰、难以应付。就在这使他们颇感尴尬与狼狈的境况中，不知是哪个官僚顿起邪念，向长沙的最高统治者献出了发冢掘墓，以鬼魂之财弥补修造孙坚庙之缺的主意。出乎多数人意料的是，这个主意竟在长沙上层统治者反复斟酌思量后，很快得到批准和实施。于是，由部分官吏和流氓无产者组成的盗墓队伍很快被组织起来，开始明火执仗地大肆盗掘。只十几天工夫，凡长沙城郊能搜寻到的大墓巨冢尽被挖掘一空，即使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由汉高祖刘邦亲自册封的第一代长沙王吴芮的墓葬也未能幸免。当群盗众匪在发掘吴芮那“广逾六十八丈”的巨冢时，意外发现这位死于公元前202年的长沙王，虽历400多年的土埋水浸，仍衣帛完好，面色如生，犹如刚刚逝去一般，至于那随葬的大批奇珍异宝、丝帛服饰，更是光彩夺目、艳丽如鲜，令人瞠目结舌。

随着长沙郊外无数巨冢大墓的被盗掘，孙坚庙得以顺利建成。与此同时，长沙上层的大小臣僚也大大地发了一笔鬼魂财。而作为一代霸主的吴大帝孙权，在得知先父的功德碑已赫然矗立在长沙的庙堂，并得到长沙官僚进献的奇珍异宝后，惊喜异常。他除毫不犹豫地为长沙官僚们大大加封赏外，也从他们的行动中受到启示，感到发鬼魂之财实在是一项无本万利的好买卖。在这个邪念的驱使下，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诏令官兵在都城建业（今南京）郊外悄悄干起了刨冢掘墓的勾当。当那些从坟堆里掘出的奇珍异宝源源不断地运往宫廷时，孙权更是精神大振，惊喜万分，并决定将这个买卖继续做下去，其地点不只局限于建业一地，还要将业务范围扩大到一切可能去的地方。主意打定，他便找来一帮臣僚专门负责打探巨冢珍宝的处所，当他得知南越国的国王赵佗死后曾葬有大量奇珍异宝并一直未被后人盗掘时，立即命将军吕瑜亲率5000名精兵，翻越雾瘴弥漫的五岭，在南越国故地大张旗鼓地搜寻、盗掘南越王家族、特别是南越王赵佗的墓冢。由于南越王赵佗及其后世子孙的墓冢极其隐秘，吕瑜和手下兵将于番禺城外的山岗接岭处伐木毁林，凿山破石，四方钻探，在折腾了半年后，总算找到了赵佗曾孙、南越国的第三代王赵婴齐的墓葬，并从这座墓穴深处盗掘出“珍襦玉匣三具，金印三十，一皇帝信玺，一皇帝行玺，三钮铜镜”等大批珍宝，令孙权大帝感到遗憾的是，

直到吕瑜的精兵不得不撤出岭南返回东吴腹地时，始终未能获取有关赵佗和其次孙赵昧的墓葬秘所，哪怕是点滴的线索。

孙权兵发岭南掘冢觅宝的行动，再度引发了当地掘冢刨墓的风潮，当吕瑜的大军撤出后，整个岭南大地盗贼蜂起，无数双贪婪的眼睛盯上了番禺城外那连绵的山岗野岭，并绞尽脑汁四处访凿，希图搜寻到连孙权大军都无从探访到的赵佗以及赵佗家族的墓葬，但让盗贼们恼恨和失望的是，任凭他们怎样地踏破铁鞋也无处寻觅，辉煌的梦想无不一个个变成泡沫化为乌有。

当历史的长河跨越千年的时光隧道流淌到1916年5月11日，岭南台山一个叫黄葵石的农民，在广州东山龟岗建房时，不经意地在地下挖出了一座南越国时期的古冢，从中出土了陶器、玉器、铜器等多件随葬品，同时还出土了上刻“甫一、甫二、甫十”等字样的椁板。这一古冢的意外发现，立即轰动了广州乃至整个中国学界，唤起了人们渐已淡忘的记忆，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便是当年孙权派将军吕瑜寻而未获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的墓冢。但有的学者在经过冷静而深入的研究后，认为这座古冢只不过是南越国某位高级贵族的墓葬而已，而真正南越国第一、第二代王的墓穴，仍在广州郊外的山岗接岭处深藏未露。于是，围绕东山龟岗古冢是否是南越王墓的问题，在中国学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论战波及之广，连当时最为著名的金石学家、国学大师王国维也卷了进来，从王氏留下的文章看，他对此墓属于南越王的墓葬坚信不疑。

就在这场吵吵嚷嚷、各执一词的论战中，现代田野考古学由中国北方传入偏南一隅的广州，1931年广州黄花学院的成立，标志着岭南地区现代考古学的萌生与开始。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广州文物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意味着一个前景广阔的田野考古时代的到来，而隶属

◎ 南越国地图



于这个委员会的考古人员，以生逢其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凌厉之气，将南越王赵佗的陵墓列为重点调查、探寻的对象，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在为期30多年的风雨变幻中，考古人员根据汉朝陵墓大多远离都城百余里的特点，结合现代田野考古发掘知识，判断当年南越国的赵佗，也一定会承袭汉制，其陵墓不会建在广州近郊，而应在稍远的山峦深处。由此，考古人员依据这种推断，将调查、探寻的目标重点放在了广州城外远郊县区的荒山野岭之中，并于50年代到60年代短短的10年间，在广州市郊34个地点发掘南越国时期的墓葬200余座。但令这些新时代的考古骄子颇为沮丧的是，如此大面积地探寻和发掘，依然未发现赵佗及其子孙墓穴的半点线索。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代田野考古经验的积累，广州市考古人员渐渐感到过去的推断可能存在着失误和偏差，也就是说南越王赵佗及其子孙的墓冢可能在广州城的近郊而不是在偏远的山岗野岭。在这种新思维的驱使下，考古人员遂调整方向和目标，开始舍远求近，将重点放在城外近郊的调查和发掘上。1982年，时任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并主管考古业务的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率黄淼章、陈伟汉、冼锦祥等几员虎将，在广州城北门外一个叫象岗的小山包中，发现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墓葬，这个墓葬的发现使麦英豪等人异常欣喜，认为可能与赵佗家族的葬所有关。但当他们实际发掘后，才确切地得知，此次发现的只是汉朝王莽时期一个早已被盗过的贵族的墓葬，考古队员们再次由欣喜转为沮丧，对象岗这个小山包的探寻渐渐失去了热情，并将勘察地点移到他处。

这个时候的麦英豪及其手下的几员虎将们尚不知道，就在离他们的发掘现场仅有50米的半山腰中，竟埋藏着他们昼思夜想、苦苦探寻的千年隐秘。

有道是，虎去山还在，山在虎还来。一年之后，麦英豪等人再度重返象岗山，而这一次的到来，等待他们的将是那千年隐秘的揭开以及整个岭南的震撼。

第一章

端倪初露

石板下，一个黑乎乎的洞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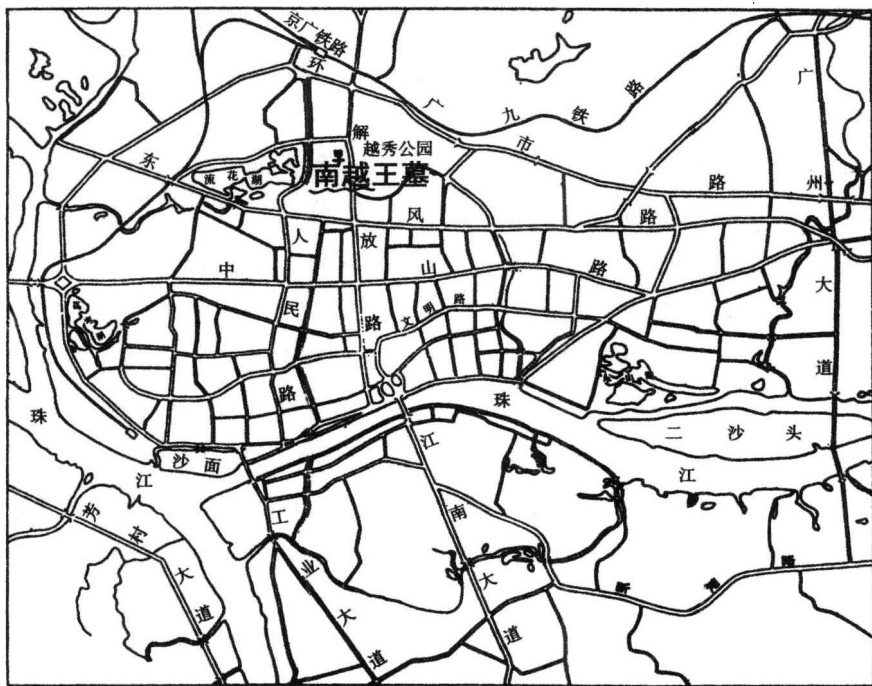
1983年6月9日，这是一个无论对广州的大小官员还是平民百姓都无足轻重、极为平常的日子，整个广州市区的城里城外都没有什么格外引人注目的大事发生。尽管天空不时地落下些如雨似雾、缥缈不定的细小水珠，但天气仍让人感到有些闷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早已习惯，没有人感到什么异常和特别之处。大家都遵循生活早已为自己安排好的游戏规则，或喝茶，或聊天，或看报，或不住地忙碌奔波，偶尔有几个地痞流氓在菜市场或酒店、茶肆闹出点有悖常规的声响，也没有人感到分外惊讶和新奇，现代社会的机器仍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在东南这座凭临海风的都市里运转。

此时，在广州市区北部一座号称象岗的小山包半山腰上，伴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几十名民工正在劈里啪啦地凿石刨土。尽管天空不时落下些水雾和汗水交合在一起，弄得周身黏糊糊地让人觉得不够爽快，但对于做惯了辛苦活计的民工们来说，没有人抱怨苍天的不公和世事的不平，依旧有说有笑地从事着命运赋予自己的那份职责。

当原本海拔高度为49.71米的小山包被凿掉17米时，有民工突然发现自己的镐头下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变化，只见那风化得有些零碎的花岗岩石块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一块又一块整齐排列的砂岩石板。

“哎！这是咋回事，怎有这么好的大石板埋在这里？”有人用镐头敲打着石板不解地向同伴问道。

同伴们似乎并未感到有什么稀奇，石板与石块对他们来说只是名称



◎ 南越王墓位置示意图（引自《南越王墓发掘报告》）

的不同而已，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被问的民工只是抬头随便应了句：“管它什么石块石板，反正都是石头，又不是金子，你尽管挖就是了。”于是，民工们又甩开膀子叮叮当地劈凿起来。

这样的情形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最早觉得有些异常的民工感到眼下的石板似乎有些不太对劲儿，便找了把长尖的铁镐悄无声息地插入石板与石板之间的缝隙里撬动起来。随着石板不断地移动，那缝隙越来越大，不时有碎石泥土稀里哗啦地掉在缝隙之内。

“奇怪哩！”那撬动石板的民工自言自语地说着，停止撬动，弯腰俯身想看个究竟，无奈缝隙太小，地下黑乎乎的，像个洞穴，但什么也看不清，于是这个撬石的民工怀揣一种难以言状的心情，将身边的几个同伴喊过来，让他们找来几把铁锹插入缝隙中同时撬动，在低沉有力的“一、二、三、四”的号子声中，石板的缝隙迅速扩大开来。这样反复折腾了大约半个小时后，有人拔出铁锹，擦着脸上的汗水再次俯下身去看个究竟。恰在此时，一束亮丽的阳光穿过飘荡不定的云层照射下来，借着太阳的



光亮，此人蓦地看到在这石板的下面竟然是一个硕大的洞穴。

“哎哟，快来看，这下面是一个洞哩！”俯身窥视的民工抬头惊喜地喊着同伴，众人扔下铁锹纷纷低下身来。

刚刚钻出云层的太阳又被乌云遮住，石板下那个洞穴黑糊糊一片，几个人什么也没有看清，只是感到这下面很像是一处人为的地下建筑，周围的民工看到这几个人神秘兮兮地俯身窥视、议论着什么，也好奇地提镐持锹靠拢过来，并弯腰俯身顺着缝隙向下观看。同此前的几个人一样，大家除看到一个黑糊糊的洞穴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发现。

仅仅看到一个黑咕隆咚的洞穴，自然不能满足众位民工的好奇心，于是有人展开想象的翅膀，开始声称这是70年代林彪部队修的一个防空洞，其目的和用途是预防苏联发射到中国的原子弹在广州爆炸。这个解释使部分人信以为真，但也有人感到仅仅是一个防空洞并不够刺激，便以不同的见地言称此处是日军侵华时，在这个山包中秘密修建的一座军火库，下面匿藏着的必是成捆的炸药和炸弹。这个横空出世的推论一经提出，许多胆小怕事的人立即退避开来，似乎地下那成捆的炸弹马上就要爆响，而爆响的结果必然是自己身首异处、血肉横飞。但这类胆小怕事的人毕竟属于少数，更多的人则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极力主张将石板尽快揭开，洞穴中的一切将不辩自明。于是，几十个民工围绕一块石板，或用锹或动镐，用比此前任何时候都加倍的努力和热情再度噤里啪啦地凿撬起来。眼看石板的缝隙越来越大，洞穴中的一切即将暴露于世，正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突然到来，使这个行动未能进行下去，这个人就是广东省政府基建处的基建科长邓钦友。

作为基建科长的邓钦友，早在1980年年底，就受其上级的指派，组建一千人马来到象岗山凿石平土，欲为省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建造4幢高层公寓楼。象岗的山势为南北长、东西窄，形如一头卧伏的巨象，故得名象岗。此山岗原与广州城外著名的越秀山相连，是越秀山最西边的一个小山岗。这个看似平凡的小山岗，同越秀山的母体一样，原来也是古树参天，野草丛生，鲜花遍地，流水潺潺，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只是到了明代洪武十三年（1380年），统治者欲将宋代番禺的三城合一，开辟城北山麓，拓北城八百丈，凿象岗为北门，把城北小道拓展为宽阔的直街，以作为北面入城的主要通衢。象岗由此被拦腰截断，开始脱离

越秀山母体而成为一座孤零零的小山包。清顺治十年(1653年),广州的统治者下令在象岗顶上修筑极炮台,与北面和东北面相邻的保极、永宁、耆定共四座炮台,连成拱卫广州北城的防线。由此,象岗的古树野草遭到了大规模的砍伐和铲除,景致渐衰。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象岗被划为军事禁区,由解放军官兵凿挖了部分掩体。当70年代军事禁区被取消之后,许多部门占用山岗地势开始建楼盖房。此风一开,仅数年间,一幢幢楼堂馆所遍布于山岗左右。到1980年年底,广东省政府机关基建部门又看上了象岗山残余的最高峰的一个孤堆,决定凿平盖楼,作为基建科长的邓钦友才终于由一名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变成了注定要在中国考古舞台上留下一笔的幸运儿。



◎ 明末清初的广州城。(引自《羊城晚报》2009年8月9日)[明末清初的广州城。这是一张烧瓷画中明末清初广州的景象:山清水秀,亭台楼阁,极尽舟楫之利;兼且城防坚固,城厚墙高,旧城区还另有古城墙和瓮城分隔。城内可见越秀山五层楼、六榕塔、光塔、西门口;城外可见西濠口、海皮(长堤)、珠江海珠炮台(海珠石)、象岗山……只是不清楚作者姓名,烧瓷画的英文名叫“ChinaCastleMap”即“中国城堡位置图”。据专家推断,这幅烧瓷画的产生有两种可能:一是外国人根据当年的照片,由画家画成后烧成瓷器。二是当年中国陶瓷艺人,描在出口贸易瓷器上的图画。]

邓钦友等奔赴象岗的第一件事便是铲平清代建造的巩极炮台基地。也就在这个基地的铲除过程中,先后发现了几座西汉晚期、晋朝、明朝等不同时代的古墓葬,尽管这些墓葬较小且大多被盗,但广州市考古人员得到线索后,还是前往进行了详细的清理。作为负责象岗工地施工任务的邓钦友,在和考古人员的接触中,对古墓葬保护的重要性以及清理程序,逐渐由陌生到熟悉,并在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正是凭着几年来从考古人员那里学到的一点识别和保护墓葬的常识,他才有了以下非凡的举动。

当进城办事的邓钦友返回象岗工地时,发现民工们围在一起正指指点点地议论着什么,禁不住走上前去看个究竟。尚未靠近人群,有嘴巴灵活的民工便殷勤地告诉他:“邓科长,这里发现了一个大洞,快来看看这洞里到底有啥!”



“什么样的大洞？”邓钦友有些惊讶地反问着，急步挤进人群。这个时候几条身强力壮的汉子正在挥镐弄锹喊着“嗨呀”、“嘿呀”的号子用力撬砸着一块大石板。

邓钦友不动声色地围着摇晃的大石板转了两圈，蓦然感到了什么，急忙让大家住手，随之跨到近前俯身从石板的缝隙中向下窥视。由于此时裂缝的最宽处已被撬开达 0.3 米，洞穴内的形制基本可以辨清，散落在其中的器物也影影绰绰地显现出来。根据看到的情形，邓钦友初步推断，这个洞穴很可能是一座巨大的古墓，既然是古墓，就应当受到保护并迅速通知考古部门前来鉴别。想到此处，他起身对仍在跃跃欲试的大汉们说：“下面很可能是一座巨大的古墓，大家不要再掘下去了，你们在这里守着，不要乱动，我去打个电话把情况报告一下，请文管会的人来看看再作打算。”说着，转身向山岗下面的广州中国大酒店走去。

地宫内，一扇倒塌的石门

邓钦友借助中国大酒店的电话，首先拨通了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值班室，值班室负责人得此消息，立即做了“严加看护，不要使之受到任何破坏，并速向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报告，建议他们派人前去调查”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邓钦友拨通了市文管会考古队的电话，在报告了象岗发现的情况后，又转达了省政府办公厅值班室的指示。值班的考古人员黄淼章接到电话后，未作半点迟疑，立即同考古队员陈伟汉、冼锦祥等骑自行车赶到象岗施工工地。此时工地上的民工已停止了手中的工作，将洞穴围得水泄不通，邓钦友守在石板缝隙的旁边，正焦急地等待考古人员的到来。

黄淼章等人挤进人群，立即对现场进行勘察，发现这既不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部队修筑的防空洞，更不是侵华日军构筑的秘密军火库，而是一座石室古墓。从整体看上去，这座古墓构筑在象岗腹心约 20 米的深处，墓顶全部用大石板覆盖，石板的上部再用一层层灰土将墓坑夯实，以达到封闭的效果。在过去 30 多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凡广州郊区发现的石室墓都是明代之后建造的，就在此前不久，考古人员还在广州铁路局附近发掘了一座石室墓，经考证是明代一个叫韦眷的太监的墓葬。

正是由于先前的经验，黄淼章等人在勘察后，作出了“此墓有可能属于明代的结论”。

外部的情形勘察完毕，黄淼章从怀里掏出装有两节电池的手电，俯身石板的缝隙，透过手电射出的光向下观看，由于下面的墓穴过于庞大，加之外部光线的干扰，射到墓穴中的手电光显得极其微弱，如同萤火在黑夜中晃动。尽管如此，黄淼章还是窥到了墓穴前室的石壁、石门等较明显的建筑物。稍后，随着手电光的不断移动，黄淼章又在室内散乱的一堆杂物中看到了一件类似铜鼎一样的器物，从这件器物的外部造型看，当是汉代之前的葬品。看到此处，黄淼章站起身对同来的陈伟汉、冼锦祥激动地说：“哎呀，里边大极了，以前没见过这样大的墓室，不得了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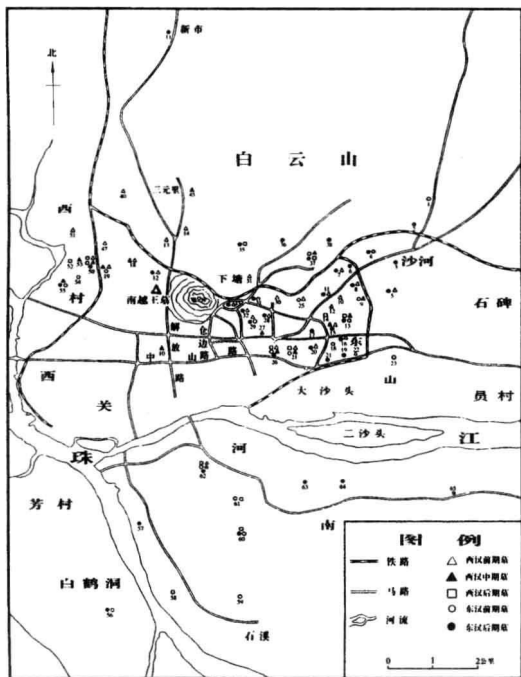
“看到什么东西没有？”陈伟汉问。

“看不太清楚，不过我看到一件很大的器物，好像是个大铜鼎，从外形看是汉代之前的，这个墓看来不是明代的，可能是汉代或者汉代之前的……”未等黄淼章说完，站在旁边的冼锦祥很有些不以为然地打断道：“别胡扯了，你肯定是看花了眼，要不就是想南越王想疯了，你想想看，我们什么时候发现过汉代的石室墓？

再说即使你看到的那件器物外形是汉代的，也不能说明这个墓就是汉代的，明代有许多器物就是仿照汉唐制造的，我看这还是一座明代墓。”

听了冼锦祥的话，黄淼章点点头，继而又摇摇头，略作沉思，说：“不，我有一种感觉，这不像是明代的墓葬，不像。”说着将手电筒递给了陈伟汉：“你们再看看。”

陈伟汉和冼锦祥以及另外两名考古队员相继窥看了墓室后，也感到有些不同寻常，但对此墓到底属于汉代还是明代仍难以下确切的结论。黄淼章望着大家有些疑惑的脸说：“我看这样吧，你们在这里等着，我打个电



◎ 广州近郊汉墓分布略图